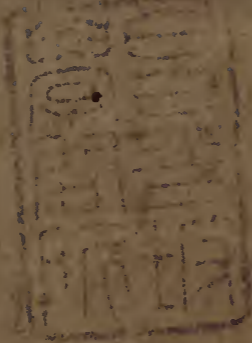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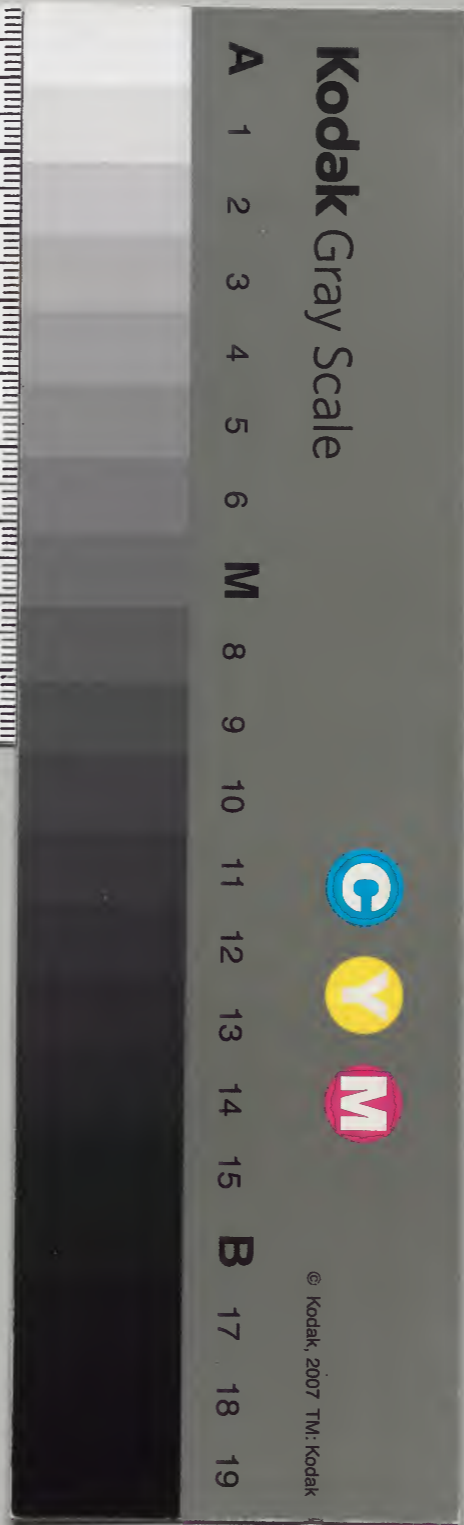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四	三	八
一	六	三	八
五	一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一	五	三	書
架	函	號	類

春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38
冊數	5 (1)
函號	275 10

275-10









孫月峰先生評點

董子春秋繁露

敦古齋重梓

春秋繁露序

淺草文庫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

書齋
同治

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於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

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

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
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
書其本末云

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
樓郁書

春秋繁露敘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
毋生同業公孫弘亦頗愛焉相
江都弟子從之者褚大瀛公段
仲呂步舒其言春秋大一統諸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絕其
道勿使並進漢儒表章六經訓
詁解于文字名物間容有拘泥
穿鑿之過而終無傷於微言大
義史稱承秦滅學後以著書為

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設學校
之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
繁露諸書博極閎深而著精神
處尤在尚德緩刑一語至謂天
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

之無窮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
始動于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
物始養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
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
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

秋是也生于和成必利始于中
止必中中者天地之所始終和
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德莫大于
和道莫至于中中和天地之美
聖人所保守也謂春秋為中和

之理可謂善言經者中庸以喜
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
和夫以意觀春秋者之所親愛
賤惡畏敬哀矜傲惰而辟焉不
中不和而曾是可以明聖經乎

然則董生之書其微言至意真
深于春秋者矣王充論衡曰仲
舒竒說道術文之烏獲也策既
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澤之所
生雖無鼎足之位如在公卿之

上知言哉今其書十七卷歐文
忠謂摠名之為繁露本歲婺女
潘氏大倉王氏宋儒樓子行其
學而予復評而廣之欲儒者內
實精神外示安儀比于越女子

手戰之道爾

東海月峰孫鑛題



春秋繁露序

班氏稱董仲舒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庠序之官州

郡舉茂材孝廉皆自

董仲舒發之夫孔子之詩

書久付于咸陽烈燄漢
高帝興不事詩書孝文
時頗徵用儒者其實好刑
名家言延及孝景不任儒
術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言故其時詩書禮樂幾
淪長夜矣自董仲舒出
而下帷讀書精思孔子之
道孔子之道始得昭然大
明於世予以為仲舒孟子

以後一人也乃真西山亦以為西
漢儒者唯一仲舒七篇
而後未有及者知言哉其
于書尤精于春秋凡所
以告君所以對策者其

言無不歸本於是本傳
謂其說春秋舉玉杯蕃露清
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
餘萬言皆傳于後世然
則繁露其書中之一種也

而今之玉杯清明竹林之
屬悉括繁露中蓋自歐
陽子始董子之學本之於
公羊氏故其文多嶮峭
之語而壯衍風教則又別
自成一風味也余嘗究心
焉而知其大端矣凡自玉杯
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
諸篇讀者如遊吳越諸
名山嘗有煙濶之氣往

素々於林壑巖洞之外而
其餘諸篇則似大江以北
諸山轟諸天表而氣韻
猶在西湖沈自玉朱元一雅
好古叅評此書遂并數語

以告天下之善讀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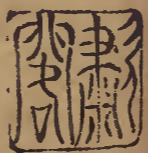
天啓乙丑秋七月吳郡

汪明際題於西湖上

之寄園



春秋繁露小引



開之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
瀆也諸子則涇渭也又曰六經
為廬厨百家為異饌夫緝
帙墨庄雖茂先三十車未能

齋要以會海元尉不說宗評
者近是西漢董廣川治春秋
習公羊力費孔氏之志以領
衰羣儒三榮陸詒書皆真
博閱深根揆道德洵括六

經之秘矣乃更有繁露八十二
篇其旨則尊禮重信賤債
貴祖即本五行推宗異無
非儆戒人主使之任德以緩
刑者劉向稱王佐才牙起羣

謂一代大儒正晦翁所云識得
本原意也後世疑繁露為贗
作余細閱篇中大都取乎義
不泥夫經意反而正程核而嚴
才弘而翊無一不歸本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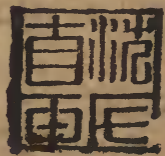
泰之天人相與之對春秋繫
天於王之旨夫何間然至若
大儀令廷尉就問兩事驕王
正身率下不學必孫弘從諛
媒世率之崇正抑邪一序

序孝廉之典一時聲舉則
漢室四百年之業就不窺園
時天似默上定之矣故續對
策法書及繁露以為益知廣
川力發孔氏之志而任濟一四

海異饌一庖厨也偶獲善
本遂與元一參之以質世之
尚源素味之士

天啓乙丑益秋西湖沈鼎新
自玉父撰并書於菑園

之花齋



春秋繁露凡例

一按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作書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十七卷八十二篇統名繁露後世謂其失真不知春秋屬詞比事義取聯貫則繁露爲天子冕之所垂此或具有此象故借以統名爾

一此書竊女潘氏本太倉王氏本均十七卷八十二篇內闕文三篇更闕數字每考全集及宋本諸家選中亦同缺失不敢謬爲增補均仍其舊但刊訛正悞絲髮畢讐筆楮精良迥超諸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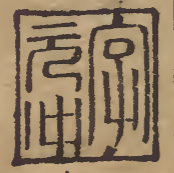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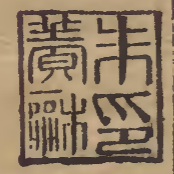
一 是書從來未見評閱卽有秦漢文諸家評亦偶爾拈示未罄其全余好搜奇得月峰先生善本洵稱枕中鴻秘遂集諸名家評識復增訂于菑園之花齋一字片詞非綜大綱卽揭隱旨洗盡套語令一覽瞭然閱五匝月始成細覈精詳良工心苦

一 古人文闕深衍奧置批評難置圈點更難此本出自名手或一語義括全篇或一字情該數語者則用△圈或剗獲語掩前人或精微直抽秘義者則用○圈至于旁綴側標尤自矜微具眼者當有別

鑑

一對制天人三策災異等疏翼道黜邪動做人主果古今鴻製但多刻入諸集中久已膾炙人口故不復贅

西湖朱養和元冲父謹識



片假

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春秋繁露目錄

十九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晉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二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十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

相齋藏板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左傳卷之八十二

天地施第八十二

董仲舒傳

漢扶風班固撰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諷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

孫鑄許好學
行禮是大閑
鍵

孫鑄許天人
三策已熟耳
月故不書

春秋左傳卷之八十二

十五

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
 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
 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
 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諛，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
 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諛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

孫鑣評仲舒
為漢醇儒于
此可占

之變。推陰陽之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
 草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
 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
 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

孫鑣評仲舒
為漢醇儒于
此可占

孫鑛評又是
大作用處

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

孫鑛評誰謂
武帝不用仲

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廣川董仲舒著

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廣川董仲舒著

明東海孫

鑛月峰評

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訂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定。朱曰。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

春秋繁露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禮記卷之十一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禮記卷之十一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禮記卷之十一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禮記卷之十一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祭義第十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
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
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待此矣此楚靈之
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法明
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
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
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
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
之著其罪之宜成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

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特于此其云
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
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
姬恐不恐不一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
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
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
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傷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

孫鑿評勘破
亂禮特作之
由

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二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案有卷評高
孟博山探精

宗臣評後薛
痛禍殺恩正
是志文應合

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
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
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
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
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
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
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

聖行族

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濫辭可以知其
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
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
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
兼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
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
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
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

蜀辰翁評奉
天法天子經

春秋繁露卷之七

四

卷之十一

類。未。畢。現。

在齋

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
 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
 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
 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諫。括。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
 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
 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
 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
 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

郭子章評經
項禮堂辨攪

管巧

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
 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
 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

奇。第。

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
 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
 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
 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
 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
 子曰無為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

真西山評經
意信意正妙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五

唐順之評由
禮該樂泰破
夫人

蘇希遠評樂
友所始情王
無兩迷

後清評樂
段

宋養純評引
文便知舜禹
勝皆然

春和樂

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
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
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
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
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備。合。
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
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
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

四。樂。義。新。唯。

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
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
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
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
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
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
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
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
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

須一浴。樂。

知民所樂何。

春秋繁露卷之一

六

浴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
結穴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
入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娶
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
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

許平遠評事
通字確莊

丘濬評別出
文公良心

徐常言評禮
樂義道義原
卷

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
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
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
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
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
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
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
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

貴震評議
處死極矣

有和氣... 卷之一
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
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
醒統
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
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
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
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
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
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
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大義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
美轉
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
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
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
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
也

沈禹新評上
曰天此曰人
見人心即天
命可括全經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
擬 返 曲 盡 其 歎
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
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

楊慎評語
層道

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
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質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
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
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
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
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
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

刻辰翁評義
蘇法矯

林希逸評致
人侮奪可惡
既甚

楊慎評語
邪赤砂書也
五條

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
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
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
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
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
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
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
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
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

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夫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循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至綱槓評說
聖道機運平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入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

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刑義斬快

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

東漢其評復
見者豈辨

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

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

子似可原

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

此名蓋之
安能以乎
真自貽伊
卿而不能
身

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
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
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
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
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
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
有深意
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
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
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

世惡評今

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
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
國不討賊者諸斗符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
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
謂乎

世惡評今
學禮者

春秋繁露卷之一終

春秋繁露卷之一終

九

五

春秋列傳卷之一

春秋列傳

